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一層樓 第二十三回 展才制賦七巧圖 尋根究底九連環

話說司田人，因那一次為免充排頭執事，竭盡了僅有的薄產，直弄得力窮氣喪，後又經半年多的勤儉經營，衣食方略略周備，又不能自安，終日碌碌，植樹種菜。臨溪窗前琴聲悠揚，茂花叢中賦詩吟詞，元氣復又恢復出來。一夜在燈下多飲了幾杯，吃得面紅耳熱，趁著酒力，故癖復癢，遂濡筆攤紙，續其前詩，又題了兩首，道：

山宅古井半牆隔，竹管引水一條河，
敗具烹茶款良友，泉水芳香烈味多。

寫完這一首詩，但聞狺狺犬吠不止，田人全不理，點水濡墨，拭目剪燭，又寫一首，道：

洗滌之便
洗襟不消繞渠行，門內潺湲分外清，
幽懷本非殊好潔，滾泉相催淨我胸。

田人方寫成二詩，未及放筆，忽見一群人，各持火把，齊聲大喊，衝破院門打進來了。那時幾個傭人早已睡了，都從夢中驚醒過來，無不膽戰心驚，魂飛魄散。田人忙將詩拾在手裡。火光下，只見五六條彪形大漢，皆以花巾裹首，鋼灰塗面，手裡拿著明晃晃的刀斧，闖入房中肆意打破箱籠器皿，唬得他娘子披著破衾只顧哆嗦。田人原是遠離眾人居住的，因此，行劫比村裡分外方便，情知呼喊也無益，忙躲到一邊，憑他們任意搜求財物。說來也怪，那起強盜，只是舉刀威逼，尋求財物，卻不來傷人。一時將其家中細軟，席捲而去。

田人領著家人出來看對，只見所有箱籠盡皆打開，狼藉滿地，然從房中及院內又得了幾件東西，只當是強盜去時忙迫所遺之物。拾起來看對，又不是自家的東西，也不知從那裡搶來的，也無甚值錢的財物，遂撻過一邊，不去管他。

田人自此番遭劫之後，始覺困窘，越發食糧也沒了。又恐落人恥笑，並不告借分文，只是怔怔的，心下自忖道：「我所交往的諸友，倘或聞知此事，必來捐資相助，豈有見了友人遭難，袖手旁觀之理。借而不得，焉如不求而獲。」真個不出所料，過了幾日，那些眾貴友們聽了，都差人來奉書慰問。田人拆紙看時，都是言詞切切，焦急勝似親遇其害。只是可笑者，件件都是空話而已，並無毫髮資助。倒要張羅酒肉，款待差使。因思想道：「原來世情鄙薄以至於此，別人吝嗇猶可，獨賁老爺與我何等相與了，如今明知我到了此等地步，卻不拿出一文，也與他們一般，說起空話來了。這也是時愈久情愈疏之故，誠如古人言『三日不見黃叔度，鄙吝之萌復存乎心矣』。此等過失，皆其左右眾友未曾提醒所致也。我誠不能免自責矣。」遂草草寫成數封回書，交與差人去了。

且說，賁侯聽了那差人回復田人景況，大笑起來，向李憲章道：「看他前番一事，不曾來尋我，此番遭難也是不來的了。」李憲章笑道：「所以，兩番事已伏下三番事的引線在內了。且看他如何，他若灰心來投便罷，若再如此愚頑倔強起來，非玩他個厲害的不可了。」賁侯點頭稱是，不提。

當時璞玉雖在跟前，也不解這些事的原故，遂轉身入內院來。因時至初夏，眾姊妹們都往花園裡遊玩去了。此事正合其心，遂忙往會芳園來。

原來這日是芒種節，自古凡交此節日，閨閣中女兒們，都要備各色祭物，以饒花神。忠信府原也有此習俗，所以前一日，德清便回明了老太太，請得放丫頭們一日假。賁夫人想起幼年玩耍的事，也極興頭。老太太見賁夫人歡喜，也准了他們散蕩一日，遂說道：「明兒我也往花園看你們的饒花神會去。」此示一下，閨閣姑娘丫頭們，都歡欣鼓舞起來，各自都預備了饒送花神的祭物。

次日，又值風和日麗的天氣。早飯後，德清、熙清、琴默、聖如和那府裡寅二爺的姑娘宮喜，再有福壽、綿長、五福、三妥等，姑娘丫頭們及院內做粗細活兒的大小丫頭，先已入園中來了。有用花瓣柳枝編成轎馬的，或用綾緞紗絹做幢幡旌旗的，都用五彩絨線，各色錦繡，一花一樹枝上，都係滿了。只見滿園中錦繡飄搖，花枝招展，更兼這些姑娘丫頭們，各各打扮的桃羞杏蔽，燕慚鶯妒，一時盛景，也說不盡。

當時，老太太坐著藤椅，同著賁夫人、金夫人等入園中來。到綠波堂坐下，看眾女孩兒們歡會。那些女孩兒們，各各都盡情玩耍，或臨水觀躍魚，或望空看舞鶴，或摘鮮花，或鬥奇草；更有那幾個姑娘的丫頭們，如出籠之鳥，或立樹下，或坐山石，各顯其素日之學，不是彈絲便是品竹。真個是錦繡穿林間，嘖嘖隔水聞。誠可謂良辰美景不虛擲也。

璞玉幾乎失此佳期，一進門來便聞簫音笑聲。只見金夫人的侍女元宵笑著迎頭跑過來，璞玉問：「姑娘們在那裡？你又往那裡去？」元宵笑著指道：「姑娘們站在那邊山坡上，看丫頭們玩耍呢，我取太太的遮陽傘去。」說畢，跳跳躍躍跑出去了。璞玉循其所指，往山坡而來。忽又聽有人自山後鼓掌唱著走過來，璞玉止步聽去，原來是二人和聲齊唱道：

綠葉蔭蔭兮久不落，吾儕相逢兮永不離，
含我梨桔兮味實美，念我生母兮心何怡！

慢慢唱著出來，忽然見了璞玉，大笑不止。璞玉看時原來是聖姑娘的丫頭鳳梅，熙清的丫頭子規兩個，因也笑道：「你們姑娘們在那裡？」二人搖頭道：「我們不知道，今日清早姑娘們原是叫我們隨意玩耍的，所以我們沒到跟前去。」璞玉聽了，徑往山坡下來。只見德清、聖如等真個都站在那裡。熙清遠遠的見璞玉來，高聲道：「哥哥你好，我不曾見你已兩日了。」琴默忙回過頭來看時，忽見眼前桑葉般大的兩隻斑斕大蝴蝶，一上一下隨風翻騰，十分好看，便欲捉來玩耍。自袖內取出團扇，往草地上撲了過來。那兩個蝴蝶忽起忽落，來來往往，將飛過水去了。琴默躡手躡腳的一直趕到拱碧亭，直趕得香汗淋漓，嬌喘細細，也無意再趕了。搖團扇，納涼風，方欲回來時，忽聽那亭內有兩個人說話，便止步聽去，只見一個人說道：「你橫豎比我強，我如何比得上你呢，眼見得你在逸安堂服侍著福晉太太，不時有賞，況且福晉太太也待你好，往上巴結也是快的。」那一個歎口氣道：「唉！那裡比你強甚麼，雖說已被看在福晉太太眼裡，也不是無故的就有賞賜。常言道『分由命定』，我也不那麼巴結了，這兩年也只埋身過日子。若果時來運轉，或許也有個簪簪扇的時候，誰能知道呢！」前一個道：「阿彌陀佛！你還說你埋身不成，聽我說句不害臊的話，那日洗衣房的老劉媽媽，向我要起那三千文時，急得我真個要上吊的心都有了，後來急得沒法兒，求垂花門的舒二奶奶，把那件穿著的紅布綿襖拿出去當了。你想，到了秋天我自己那裡能夠贖得出來？」那一個道：「呸！你如何當起東西來了，你也不似我們從外邊來的，你親爹娘也都在這裡，那裡就難在這一兩千文上呢，和你媽媽說一聲，還不是現成的？」一個道：「別說我那娘了，自我進裡頭來以後，不但不給了零花錢，連買個花兒粉兒的錢都不給了，說：『不是承受著姑娘的賞賜嗎？你自己有本事就弄錢花，沒有就罷了。』今年秋天我沒衣裳穿時，看他給我贖不贖了。」那一個道：「你到底比我體面些，不過剛剛當了棉衣，我的衣裳四月頭裡就已當完了，如今穿著的這件舊綢衫，還是玉清姐姐給的呢。你不知道，我去年冬天借了那黑帳的五千文用了，他的利息最重，按月要三分利，他那麼一盤剝，直到如今我也沒還清。昨兒聽他說，連本帶利將到一萬了。你想想，我能還得起嗎？」一個道：「這時候，只有人肯借給我便罷了，那裡還管他甚麼利輕利重的，只是那黑帳到底是說那一個呢，我倒不認得他。」另一個道：「就是大廚房裡的，胖胖的，四十來歲，愛挽高高的簪兒的那一個罷咧！他可愛放錢呢，廚房裡有兩個張媽媽，另一個才三十來歲，常戴著一頭花兒，那個叫花張。」一個又道：「明兒姐姐保我借那黑帳幾千文使使呢。」那一個道：「我如今欠著他的帳，又如何作保人呢，我原是周嫂子的保的，你若找到個好保，我替你說去。」一個道：「找保倒容易，明兒我再找個體面些的，只是他的利息太重，不知他一個人攢起那麼多錢做甚麼呢？」那一個道：「誰知他做甚麼，想是養他漢子罷咧。依我想若得到介壽

堂，或到鬆月軒去服侍才好，那兩處進項大，這點子債累也不在我眼裡了。在逸安堂的人，都撈不著甚麼。你不看那靈玉，今年正月，福晉太太因大爺屋裡的人不夠使，使把他分到鬆月軒去的，只這幾個月的工夫，你瞧瞧他成了甚麼樣兒了，不但誰也肯借給他錢，況且，如今頭上身上，戴的穿的，象個美人圖似的了。坐在桌上，磕著瓜子，真真美死他了！你過幾天再看罷，眼見得要把屋內弄得雪白，已到鍾咧表咧的帶在胸前的地步了。他倒是新近比我們晚進來的，那象我們這般壓在泥坑裡，不得出頭呢。」一個道：「那靈玉多虧琴姑娘之力，往鬆月軒去的，往後不忘琴姑娘的好處也罷了，我入憑花閣服侍以來，慢說得到客人姑娘們的憐愛，就是自家的姑娘們也不曾賞臉問過一句話，不知這個命如何這等不好。今年春起，我媽叫個瞎眼先生替我算命，他說甚麼『今秋必見喜，無喜便有災』，你看我這個行徑兒，那裡來的甚麼喜了。」那一個道：「想必是得個大胖子罷咧。」另一個聽了，下死勁的啐了一口道：「呸！爛了嘴的蹄子，說來說去說出自己的病來了，你才得小子，你才養孩子呢。」

琴默聽到這裡，忍不住撲哧的失聲笑了。趁此機會故意放重了腳步，大聲笑道：「錦屏我看你藏到那裡去。」說著跑到門首往裡看時，原來是逸安堂侍女宜春和新入海棠院來的葉兒的女兒代小兒，二人席地對坐談心，見了琴默，二人忙站了起來。琴默佯做不知，笑問道：「你們兩個把錦屏藏在那裡了？」代小兒道：「錦姑娘不曾到這裡來。」琴默道：「我打老遠看他坐在橋邊打水玩來著，我要悄悄轉到他背後來唬他一跳，他倒先看見了我，往東一繞就不見了，敢是藏在亭子裡頭了。」一面說，一面故意進內尋了一尋，轉身出來道：「他必是鑽在山洞裡藏了，遇見蛇，咬一口也罷了。」說著走過橋去，打一寬轉回來。只見秀鳳站在山石前整衣袖，見琴默來，笑道：「姑娘打那裡來的？驕日下走的臉都通紅了，大爺到處找你呢。如今老太太、姑太太、福晉太太他們都往來山軒去了，此刻也許在綠波堂呢。」琴默笑道：「他找我怎麼樣呢。」說畢，徑往綠波堂來。

只見宮喜、熙清二人，坐在一棵海棠果樹下，看著眾丫頭們鬥各色花草玩笑。見琴默來，起身相讓，道：「姐姐這半日在那裡了？聖姐姐他們都在綠波堂解九連環玩呢，還問你可曾做出那個七巧圖沒有，正等著呢。」琴默略站片刻，看了看他們玩耍，遂往綠波堂來。只見德清、聖如二人坐在桌子左右解九連環，福壽坐在一旁，布棋盤。聖如笑道：「噯喲，巡檢大人回來了，九州地面太平否？境內未生盜匪乎？」琴默坐在石欄上，一面展袖搖扇，一面笑道：「聖人在位，自然是海晏昇平，兼有賢臣輔佐，專心治國，安能有盜匪？」大家正在說笑，忽見憑霄慌慌張張跑了過來，站到琴默身後去了。隨後璞玉手裡拿著一枝花，趕進來，放下臉來掏憑霄袖內道：「你真個不拿出來？」憑霄只顧笑著縮身子往一旁躲閃，琴默瞪了一眼憑霄，道：「怎麼回事，甚麼東西，這般爭著搶著的？還不給快拿了出來。」憑霄笑道：「大爺趁姑娘不在屋裡時去了，要尋甚麼七巧圖，翻箱倒櫃的鬧。我攆他問姑娘要去，他不依，硬來搶，所以我拿到這裡來了。」說畢，自袖內取出來遞過去。聖如、德清等大笑起來，向琴默道：「好個賢明臣宰！不知光天化日下自己家裡遭了劫，還只顧在外邊巡查呢。」琴默笑道：「斯之謂『為國而忘其家也』。」

璞玉取了七巧圖本，向琴默問道：「這個姐姐可都擺出來了？」琴默道：「這且不可看輕易了，我看盡用著些經綸之智，又有個把樣不易想得，極難的。我費了幾夜心思，方都擺出來了。初擺時雖覺得煩悶，弄著得了門徑，倒是極愜意的。我全擺出了之後，已寫了一篇賦在後邊了，請群賢詳察。」璞玉遂打開本子與聖如、德清等同看，道：

蓋此圖也，其奇出乎天之靈，其巧發乎人之智矣。新出諸范，合七型而成其章矣。運智造異，分三氣而具其文矣。本乎弼弦增減之法，而合斗勺之數矣。緣乎盈虛消長之理，以仿奇雲之狀矣。高棚騷人，深閨名女，憑軒窗吟畢之時，居香樓怠乏之餘，忽生巧思，奇此珠璣之相聯矣。推陳而出其新，如梳髮之分玉道矣。舉簪花之巧手，競生異樣慧心，逗門草之間隙，別開一幅生面矣。天衣無縫，立接叵測之錦緞，雲崖高聳，緣逢皆化為蜃幻矣。扯剪斜檔，運智於暇時，度裁方刀，得容素日之慧思也。勿笑瓦破，且觀塔成，建邑琴自歌作。

璞玉先贊道：「我的琴姐姐，倘或生為男子，入場應試，縱不中進士，不愁不得個舉人。看這揮筆之勢，真個可謂『花雨繽紛』了。」琴默笑道：「我的學問那麼好了？既如此，你如何不拜我為師？」璞玉笑道：「我非不願入門拜師，只因夫子之居，重堞連綿，不得其門而入也。」琴默只嫣然微笑不語。德清道：「原來琴妹妹的大號叫自歌，我們才知道，從今只叫自歌賢弟便了。」聖如笑道：「一個七巧圖賦，便寫出了那麼一大堆文章，倘或以此九連環為題作起來，更不知寫出多少佳句來呢。」

璞玉那時端詳琴默之姿，但見溫玉般嬌嫩的容長臉兒，春山般兩道淺淺灣眉，如琢似雕的中長鼻子，若言若笑的櫻桃嘴唇，更兼炎日下行得紅光滿面，恰如海棠映日，因多穿了衣服，香汗襲人，一似蘭麝流馥。璞玉看得呆了，只顧瞅著出神。琴自歌忽然見了，四目相交，便害起羞來，扭過頭去看院中花。璞玉方轉身向聖如道：「那九連環還算數議論他做甚麼，解過一遍便露了底兒，沒意思了，只好撂在一旁了。手腳不能閒的人，方玩他罷了。那如這個好，愈弄愈深，愈擺愈奇，變化無窮，成敗不定呢。」聖如笑道：「既如此說，你是看不起他的了，我倒在這上頭有好幾處不明白呢，今日幸遇明公，倒要問一兩件，敢請垂教。第一件，這些環如何不多不少，或八個或十個，必用九個，止於奇數者何也？再如那架兒必煨做雙轆，及其或串或解又必先留一環者，終是何意？這幾件我已疑之有日了，今日僥倖，得遇明公，敢請明示。」

璞玉忽然聽了這許多議論，一時對答不出，怔了一會子，只得勉強編道：「若是不做九個環，或串或解時，餘了一個如何處置？再說那個架兒不煨做雙轆，若做成三條，怎麼串解？又若先留下第一環，以致不能串或解時，不留又有甚麼法子？」自己說著先笑起來了，眾人也都笑了起來。聖如道：「你這都是信口胡謔，古之賢人，凡造一物，都寓有誨人之意在其中，那似你這般，誇獎起來，便說的天花亂墜，鄙薄起來，直貶的糞土不如，肆意杜撰呢。」璞玉只顧笑，也不言語。德清笑道：「可不是，古時偏用這九數是甚麼意思？釋門弟子的錫杖上也係著九環呢。」璞玉道：「是了，九連環的九個環，便是錫杖上係的九個環的那個意思了。昔大元太祖皇帝，在斡難河畔，即汗位時，聚其宗鄰五邦，立其九游大纛者，也是那個意思。」聖如笑道：「你只顧說這個意思，那個意思的，終究是那個意思？」璞玉笑道：「就是九連環意思。」眾人又大笑起來。